

宁子 著



比爱更疼 比爱更暖



也曾有过邂逅，瞬间的感动和温暖，然后在邂逅的街头，挥手告别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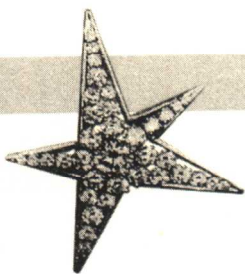
◎ 宁子 著

比爱更疼
比爱更暖

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5·海口



● 我微笑着用手指在空气中画下他的名字，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比爱更疼，比爱更暖”，想起他忽然地这样唤我：“猫。”

引 子(001)

我的女子

第一章(008)

在一片凌乱中,我看到墙壁上的电话号码

第二章(016)

长着翅膀的男人

第三章(026)

一个穿了藏蓝色风衣的男人,已经朝着我的方向,
轻轻转过身来。禅语说:是一个劫

第四章(038)

我咬疼你了吗?

第五章(049)

那个冬天我很疼,我哪里都疼

第六章(062)

潮湿,是我身体中流出的泪

第七章(072)

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

第八章(084)

这样的欢爱,一次是药,两次是贪婪,三次是毒

第九章(093)

他的背影真好,挺拔、笔直,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
男人的背影。让我想依靠

第十章(100)

是你吗? 是他吗?

第十一章(111)

抵挡了一切身体的伤害,却抵挡不了从精神开始的腐烂

第十二章(119)

一条在寒冷到来时不能够冬眠的蛇,也会到处寻找温暖

第十三章(125)

做爱是治疗失眠最好的药

第十四章(140)

我在写一个故事,我们都不要当真

第十五章(151)

他说:你总是这么狠地对待自己吗?

第十六章(165)

谁是谁的宝贝?我不过只是他收留的一只猫

第十七章(172)

你相信吗?我见过那个有蝴蝶文身的女子

第十八章(178)

我的眼泪即使不为你,也会为他而流

第十九章(184)

是他吗?一个让你只肯用遗忘解释的男人

第二十章(193)

两个女人的身体,呈现的是另一种我陌生的美丽

第二十一章(202)

我在透支一生全部的温暖,不知道从此以后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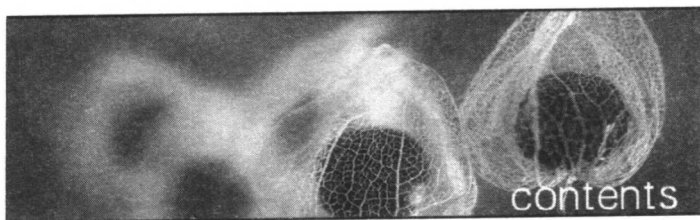
拿什么来抵挡未来的冬天

第二十二章(213)

只能这样燃烧,不发出声音,最后因缺氧而熄灭

第二十三章(220)

你听没听过关于指环的传说?



第二十四章(222)

他掰开我的手指：“你是一只爱哭的猫吗？”

我摇头，微笑：“我只是容易迷路。”

第二十五章(230)

电视画面中绝望的身体和烟花中的欢爱

第二十六章(238)

两颗在一起互相取暖的心，无论最后以怎样的方式告别，
永远，也不会走到山穷水尽

第二十七章(243)

看着他走出去，看着惟一真实的温暖，离我而去

第二十八章(251)

你终于要离开，离开我的身体她的心

第二十九章(261)

谢谢你，从没有一句谎言，只用你真实的身体和不真实的心，
温暖了我那么久

引子 我的女子

阳历的新年，在暧昧的寒冷中慢慢结束，我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这个城市。

我将回家。过一个有雪的年。到永远。

不再回来。

飞机一直向上升腾，朝着西北的方向。

我看了一眼窗外的蓝天。阳光很好，那种明晃晃的亮丽，预示着冬天即将结束。看不到下端。我知道它正在穿过这个我生活了整整一年的，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城市。

可是一年的时间，总有些东西留下了记忆。它的声音；它的语言；那些散布于各个小巷的、带着地方特色的美味小吃；出租车的色彩。还有我最初来到这里，因为寂寞而习惯午夜时流连于网络时，在虚幻而自由的网络中，陪我度过失眠之夜的人。

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名字，我们陌生而熟悉，彼此安慰。

一切使得我和这个城市，飞快地相互靠近。

虽然最终不能真正融合。

还有，还有那些在街中匆匆走过的漂亮女孩儿，她们微笑的或者冷漠的面容。

她们是这个城市最时尚的色彩和特征。

她们是这个城市的精灵。

也曾有过邂逅，有过某个瞬间的感动和温暖。然后在邂逅的街头，挥手告别。



谁都没有回头。

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

我愿意相信，这一切，一切与这个城市有关的记忆，都是生动的、美好的。

却无须怀念。

直到快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碰到了她。

我怀疑，她的出现是这个城市对我的惩罚。它不动声色的，以她的出现惩罚我的薄情，它给予我三百六十五天的温暖，我却不肯留下任何的怀念。

城市不许我这样彻底地忘记。

因此，她从网络中走出来。一个压根儿不熟悉网络，不迷恋网络的女子，偏偏在某一个午后忽然走进网络，然后从网络中走出。一直走到我的面前。

是的，一个女子。

我始终这样叫她，因为她已不是女孩儿，可是她还不是女人。

我只能这样界定她的身份。

她和这个城市所展示的很多直白的东西不太一样。最初，她为一个问题和我在聊天室争执。她很固执，充满敏慧。

唯一的一次。

那以后她再没有出现，留下来的，是一个电子信箱。

我们用宋体字对话的时候，我问过她的名字。她不说，后来她也一直都不说。可是她竟然不知道，我是故意的。她的电子信箱——朋友帮她申请的那个信箱，是以真实名字注册的。

我早已知道。

她是真的不熟悉网络的，电脑对她的用途，只是写字。那些字罗列成她生命的全部内容。她也一直不知道，很多网站，

转载了她的小说。

我很容易就找到了。找到以后，看了看。

看过后心里不是太舒服。有一点疼。

发誓不再看了，可是不能自己。

感觉类似于吸毒。

伤感和凄美弥漫在她的文字中，并不奢华。事实上有很多语言是直白的，简单的。可是总在简单的背后，觉得心被重重碰了一下。

我怀疑她文字中的女子，那些不美丽，却很生动，那些一边爱一边疼，在流泪的时候喜欢大声唱歌的女子，是她自己。

忽然想见一见她。

我是个非常爱惜自己身体的人，按照常规，应该从她的文字开始，戒掉并远离她。

我没有做到。

那时候秋天还没有过去，可是已经知道并确定要走了。

于是在有了一些信件的来往之后，留下了电话。

然后一直有所期待。

她却一直没有打，一直一直地。

直到秋天彻底过去。

我想也许我们不会见面了。想了想，这样也好，一切终究是未知的。谁知道呢，她是不是一杯毒药。

却在那个没有什么预感的黄昏，桌子上沉静了好长时间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显示屏上显示的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忽然觉得是她。

就这样在某一天某一个华灯初上的十字路口，我见到了她。

我的女子。



女人，我一直喜欢两种：美女和才女。

她是后者，又有异于后者。她不是纯粹的哪一类人，她无从归属。她是她自己——女子。

女子不漂亮，可是看到她的时候，心忽然折服了。

她有着并不美丽却足够清澈的面容，在她看着我微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疼。那种疼折射了她的身体，和她的心。

忽然想把她所有的疼痛握在手心里，抚摩一遍，一点点抚平。

那一刻我相信了，她的文字中描述的那个女子，是她自己。

那天我们一起吃饭，她一直在笑。我知道她笑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。

她拿过杯子为我倒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的左手手腕上，一条漂亮的银色手链。链子在她手腕上滑动，我看到了那些遍布于她左手手腕的伤痕。

非常浅。在灯光下，却清晰。

我的心动了动，充满酸涩。

一切就这样在冬天进行到中途的时候，开始发生。

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她，在她以一种我无法想象和解释的姿态，走到我身边之后。

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。她年轻而沧桑，热烈而淡漠。她的身体纤小单薄，却充满最原始的诱惑。

她的身体在自己的文字中透出来，单薄而放纵、纯洁而无耻。

我怀疑她的前生，是一只走丢了猫。在她的眼睛里，找不到方向的专一。那天起，我叫她猫。

我想改变她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过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愿望，我知道那根本不可能。

我却说服不了自己，在这个冬天最后的日子，用很多我并不熟练的方式，试图改变她。我像一个固执的母亲，想要一个孩子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学会生活。

那种真实的，存在于衣食住行中的琐碎生活。

我害怕有一天，她会死于失眠和营养不良。

我不得不这样做，时间已经来不及。

我亦不能继续为了她，延长在这个城市的停留期。

一切不可人为，一切皆是定数。在最后的日子里相遇，然后分离。

昨天，她在电话里告诉我：“我会做草菇青菜了。真的！”

我笑了笑。我愿意我的心以此感到安慰。

这些天，我一直在向她要一个承诺，我要她答应我，答应我今生在用心生活的前提下，努力让自己快乐。

对我的索取，她一直微笑、沉默。

我愿意相信她的沉默是一种无言的许诺。

我知道我在骗自己。

在我和她有过的，最深最深的接触中，那种难以想象的身体的纠葛中，她始终没有告诉我，她是不是爱我。

我相信很多女孩子或者女人，是为了爱，才付出自己的身体。女人是因爱而性的。可她是个女子。我不知道她为了什么，为了什么付出和索取。

不停不停地要。

我害怕她说爱，又不甘她说不爱。

第一次发现自己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男人。

可是一个已经三十五岁的，有了十年婚姻的男人，我能怎



样对待这样一个女子呢？

我怎么做，会不是错呢？

最后我只得离开。

其实倒是她问过我，她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她只是问，不是用心的。我想。

我想这样说：“比爱更疼。”

我不知道还能够怎样回答，她不是我内心里习惯去爱的女人，可是给予她的，却无可替代，爱也不能。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，这种感觉，亦是：比爱更暖。

不说了也罢，我想，聪明如她，会懂得。

她笑了，笑着说：“我喜欢这样。”

她还问过我：“你是个好人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在感情上，我不算是。我有深爱我的妻子，一个善良、美丽、真诚的女人。作为妻子，她无可挑剔。我还有过性情相投的情人，在生命的某一段时光里，我们彼此相爱。然后告别，不作任何纠葛。她们都是美丽的女人，曾经在我身心孤单的夜晚，给过我最温柔的安慰。还有那些不曾见面的，在网络或电话中，同我相互吸引和眷恋的女友，可能我们一生都无法相见，可是在心灵中，我们一度非常靠近过。

我伤害过别人，也被别人伤害过。可是，我有一颗并不坚强的心。

所以，我说：“我算是个好人吧。”

她笑了：“我喜欢好人，本质上的好人。”

她说：“你真的不用担心我，我是个有很多颗心的女子，也很容易忘记。不过，我也是个好人，所以我们才会相遇。”

然后她仰起头来，看向天空。

她是吗？她真的有很多颗心？真的很容易忘记？如果她

是，为什么这一刻，飞机穿越城市上空的一刻，我忽然感觉到，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。然后隔着越来越遥远的空间，听到一个模糊的声音说着再见。

我相信这一切不是我的错觉。

飞机继续升腾着，朝着西北的方向飞翔而去。

我不会再回来了，可是这个城市，我该用怎样的力量，才能真正忘记？

走的时候，我带走了她写的这个故事。她说：“只是一个故事，我们都不要当真。”

“好的，不要当真。”

我同意了。

我有同意和不同意的权利。

我是沈家明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



第一章

在一片凌乱中，我看到墙壁上的电话号码

1

十一月二十五日。星期二。多云。

黄昏，我坐在一片凌乱中，犹如空间的废墟。缓缓地仰起头，看到墙壁上用铅笔写下的号码，看了片刻，拿过手机拨了沈家明的电话。

几乎是无意识的，这样一个举动。在拨着那些号码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太想明白，对方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。虽然在网，我和他认识已久。从秋天到冬天，来来往往地，也有几十封的邮件了，但在现实中，我们其实还陌生。

完全的陌生。

那个黄昏我的心情糟透了，烦，加上疲惫。因为第二天的搬离。

待在外面的年月里，几乎有了一种“搬家恐惧症”。大学毕业后第一年，好像平均三个月搬一次住处，后来因为工作的稳定，那种移动渐渐延缓。可搬家的感觉，让我想起来，始终都有疲惫感。恨不能有个地方，可以一劳永逸。

也或者因为不再年轻，所以害怕任何形式的动荡。二十岁的时候，以为单枪匹马可以走遍天涯的。现在，想都不再去想。

什么能抗拒得过时间呢？

2

这套两居室的房子，我一年半以前搬过来。当时真的是喜欢。在城市不算喧哗的位置，周围有草坪和广场。房子简单地装修过了，褐色的门，纯白的墙壁，卧室里绛红色的地毯。朝南的阳台，窗明几净。看房子的时候是春天的午后，那样美好的阳光齐刷刷地透进来，一下子就俘获了我的心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次性付足了两年房租。

房东是个长相正直的中年男人，有整齐的黑发，穿深色西装，不苟言笑。当时他严肃向我承诺，五年之内，不会将房子卖掉。

还记得那天舒展的呼吸，因为知道至少五年，我不用再为搬家烦恼。对于一个生活能力不是太好的人，这也是一种幸福的安慰。

并不想五年中，我会碰上一个想碰的人，有一个家。二十七岁的时候，年少时想象过的东西忽然开始变得遥远。世事和感情的多变浮华看在眼里，开始质疑很多东西。而我，天生在情感中，似乎也比别人多了份敏感。也莫名其妙地，经历了很多人不曾经历的事情。

不知道一切是不是和性格本身有关。

对生活而言，一个过于敏感又天生颓废的女子，注定了生活不会太快乐明朗。一切又被放置于这个无根的年代。有时候觉得生命在随波逐流，不知道未来。

好在有时懂得表面的调节，大多的时间里，不去追究。比如为了一套心仪的房子，便告诉自己这是幸福。而沈家明后来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知道我的孤单。



房子的幸福，却只享受了一年半，那个看起来非常值得信任的房东，违背了当初的承诺，私下里将房子高价卖出后，才作出一脸无辜状找到我，很大度地退了我半年房租，给我一周的时间搬出去。

一点脾气都没有，当时只拿了他的一张收条，没有什么合同可以让我义正词严地向他讨个说法，拿着退回的房租，暗下里恨不能摔到他的脸上去。

当然什么也没有做，甚至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微笑着看着他走出门去，然后坐在地毯上，发了半个小时的呆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知所措，在茫然在悲哀在痛苦的时候也会微笑。

房东走后，我四处看了看，觉得沮丧透了。这一年半的时间，居安不思危，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零零散散地，把五十多个平方米的房子，几乎填满了。单单书、杂志和 CD，已占据了很大的空间。还有那些没有什么用途，心血来潮时买下的玻璃器皿、软性玩具、装饰品……突然之间全部成为了行走的负担。

三年前，一箱子衣服一箱子书，是我全部的行囊。终归是简单，而憎恨搬家只是因为憎恨习惯的骤然改变。刚刚习惯了一个地方，熟悉了那里的街道、商场，知道了在哪家银行交电话费，哪里可以买到新鲜蔬菜，并和卖水果的小贩也渐渐熟悉起来，不需要再辛苦地讨价还价……一切又要重来了，即使两手空空毫无负担，也是厌烦的，何况此时，附加了如此之多的物质负累。

灰心了整个晚上。

第二天开始回报社请假出去找房子，跟着中介的员工在城市的寒风中奔波。奔波了三天后，勉强看下一套离原来住处并不太远的，刚刚登记到中介的居所。三天的行走中，才知道冬天真的来了，走在那种没有阳光的小巷，寒冷瞬间就可以将身体穿透。寒冷中，一次次将衣服领子竖了又竖。有一天的一刹那，因为冷，竟恨不能立刻找个有房子的人嫁了。一颗心，忽然变得脆弱不堪……

如此这般，家还未搬，伤感已经到了极限。

再用了整个下午将屋子里所有属于自己的物品装箱，一次次狠下心，扔掉一些可要可不要的东西。也懒得再归总，丢弃的，统统扔在地毯上。我恨那个言而无信的房东，所以成心如此，不给他留彻底的清静。而新的房子在五楼，我想象得出没有电梯抱着那些东西上楼的艰辛。很多物品是不能交给搬家公司处理的，他们不会像我那样精心，会破坏了它们。比如那些漂亮的玻璃酒杯和陶瓷花瓶，它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丢弃的附属品。

有些辛苦，实在是自己找的。

终于收拾利落，人也跌坐在地毯上，听着自己的呼吸，似乎上气不接下气。常年不运动的身体，已经承受不了简单的劳累。

平缓了片刻，感觉到外面城市冬天的黄昏已慢慢逼近。面前的白色墙壁上，很多顺手记下的电话或者某些人的名字，都已经淡淡地没有了痕迹，最清晰的几个数字，我念出声来，135 × × × × 800。

那串被我写在墙壁上的，陌生的号码。在黯淡的窗棂透过

